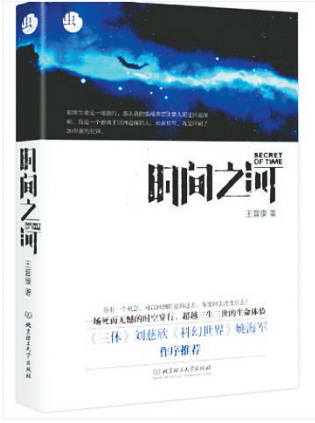


时间之河



摘自《时间之河》
王晋康著
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

量子力学中对于“经历”这个词的定义更接近人生与时间关联的真相。本书的主人公可以借助一个超自然的工具在几个“经历”中穿梭，并力图对已经塌缩的经历进行修补，以弥补上一个人生经历中的缺憾。当然，这样逆天而行的抗争注定是不会轻松的……

他说：“我真悔呀。如果知道游泳那天若平会出意外，我会寸步不离地紧跟着她……”

他听见黑衣人说：“其实我能做到这一点，能带你回到过去。”声音不高，但很清晰。

凌子风吃惊地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黑衣人又重复了一遍：“我说我能带你回到过去。对，时间旅行。它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。”

黑衣老人从怀里掏出一件东西，圆周的，用手摩挲一下，说：“注意，我们要返回了，要返回了，到20年前。”

眼前的灯光倏然熄灭，只余下清冷的月光……凌子风迷茫地看着四周，一时刻还不能适应景貌的变化。不过不用黑衣人再解释了，因为有两个人已经从朦胧的月色中

钻出来，一男一女，是从小岛上游回的。女的腋下套着游泳圈，男的一只手从容不迫地划着水，一只手推着游泳圈。两人越来越近，凌子风突然浑身一震，他已经认出，这就是20年前的自己和若平。25岁的凌子风身材瘦削，赤着上身。若平穿的不是游泳衣，那时女人还不时兴穿泳衣，她穿着自制的粗布衬衫，花布大裤头，这身内衣凌子风很熟悉。那两人在嬉笑，若平用水泼同伴，同伴在躲避。但没有声音，一丝声音都没有，像是一场无声电影。

岸上的凌子风震惊地看黑衣人，黑衣人用手势让他安静，继续看下去。

那两人游近，湿淋淋地上了岸，从黑衣人和凌子风身边走过，但对他们视若无睹。凌子风疑问地看看黑衣人，后者简单地解释道：“你不用奇怪，我们和他们是处于异相世界，他们看不见也听不见我们。”

那两人在不远处立定，旁若无人地亲吻。游泳圈还卡在女人的腋下，男人取下它，顺手抛在地下……

不必怀疑了，眼前的两人确实是20年前的自己和自己的恋人。回忆闪过时，凌子风再次感到甜香的醉意，甜香中又带着痛楚。他捺住心头的激荡，定睛望去。那边若平已经推开恋人，她要换去湿衣服。25岁的凌子风忽然敲敲脑袋——笛子忘到小岛上去了。他转身要下水，就挥臂向小岛游去。

这一切都是无声的，但所有的对话和情节凌子风烂熟于心。20年来，他把这些经历咀嚼过多少次啊。那个25岁的凌子风逐渐没入月色之中。这边，忽然若平看见游泳圈滑到水里了，这会儿正挣脱水草的羁绊，缓缓向下游飘去。她急忙在岸上追了几步，然后小心地下水，伸长右臂去抓游泳圈。

凌子风站在异相世界里看着这场哑剧，看着若平青春的身体，若平在无声地行走，在聆听无声的音乐，而他一直不动，似乎陷在一个很深的梦魇中。直到若平要下

水时，凌子风才从梦魇中惊醒，他知道下一步意味着什么。他嘶声喊：“若平不要去！不要下去！”他拔足向她奔去。但若平听不见，没有一点儿反应。她仍旧小心翼翼地涉水前行，去抓那个游泳圈。忽然她脚下一滑，失去了平衡，她惊慌地喊着，挣扎一下，终于跌入水中。

这时凌子风已经赶到了，立即跳入水中，水花四溅地向若平跑去。水深了，他甩着双臂游去。若平在水里挣扎，他扑过去抱住她，他的怀中空无一物，若平像光烟一样从他的怀抱中散开。不，她仍在那里，她的身体在缓缓下沉，两手仍在水面上摇动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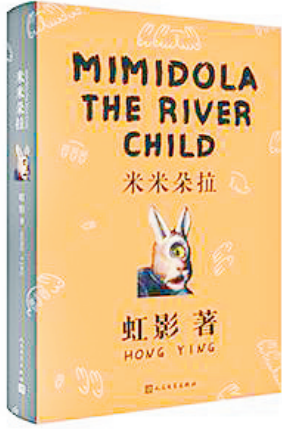
凌子风被绝望彻底摧毁。他嘶哑地喊黑衣人：“我抓不住她！抓不住她！你快下来帮忙啊，你这只冷血动物！”

黑衣人这时才说：“我能带你同相进入过去，这是没问题的。你能救活若平，这也是没问题的。但人在时间中的经历就如冰川，在它液态流淌时你可以很轻易地改变它，比如可以推一道土堤，或者扔一块石头，都能改变它的流向。而且这种改变自然天成，不会留下痕迹。但冰川一旦凝固，你再去更改，就会引发预想不到的错位、断裂和崩塌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我是想告诉你：正常的人生属于个人只有一次。人生中有幸福也有不幸，在它们来临前，你尽可以努力去追求它或者是躲避它，你的努力能够影响你的人生进程。但一旦它们成为既成的事实，就是不可更改的。用量子力学的术语，就是‘你的经历发生了不可逆的塌缩’。即使你得到一只神通广大的魔环，可以回到过去删改这些经历，追回‘已失去的’幸福，逃避‘已降临的’不幸，也势必造成新的错乱。你并不能由此得到完美的人生，甚至会陷入更深的痛苦。”黑衣人苦笑道，“我并不是一个哲人，这些道理只是我持有魔环之后的人生总结。”

选摘自《时间之河》



摘自《米米朵拉》
虹影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

路遇绿蟒蛇

米米朵拉跑下长长的石阶，江水在她身后合拢，里面一片漆黑，她吓得浑身发抖。她停下脚步，从书包里取出电筒来打亮。

潮湿的石阶上全是鸟儿的羽毛，手电筒扫着那片黑暗中窄长的石阶，潮气凝结在石壁上，有水滴掉下来，头发马上湿了。双脚踩下去，像踩在油漆上，得费劲才能抬起脚。

电筒光扫着台阶，她往下走，心里数着数，她看到石阶上全是鸟儿的尸体，她蹲下，摸上去是温热的，没一只鸟活着。

她小心地把死鸟堆在一处，抓了岩石上的青苔盖着，向下继续前行。

下到几百步台阶时，电筒光突然变暗，四周接近漆黑，她感觉到有热的气体扑面而来，石阶尽头出现玲珑剔透的钟乳石柱，一层又一层，色彩壮丽，有的像熊，有的像巨人，有的像母亲和孩子，有的像群魔乱舞，她握着手电筒的手发抖，面前没有路，她只能攀爬悬崖绝壁，好在有些石柱带着光，她熄了手电光。

崖底的暗河流淌着红红的岩浆，热气腾腾。她慢慢挪着步子，终于走到一个洞穴前。里面太黑，她开了手电光照着，绕过一个石壁，竟然出现一座拱石柱，横跨在两个石壁上，分明就是一座天然的窄桥。

她大着胆子走上去，石柱有裂隙，狭窄处只够放一只脚，另一只脚必须放下一个位置。她双腿发抖，踩上去，战战栗栗如同走钢丝，桥下深不见底，漆黑中泛着少许白光，像饿狼的眼睛，摔下去，肯定粉身碎骨。手一哆嗦，手电筒滑出手，吓得她赶快蹲下，平视前方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
突然两道绿光射过来，她完全看不清是什么。她站了起来，感觉细微的声音渐渐近了，她用手挡了挡，透过手指缝，看到一条绿色蟒蛇拦在面前，连头带尾足有十丈长，两束绿光从它的眼睛射出。

米米朵拉吓得说不出话来，她不敢动。

“害羞的小东西！”绿蟒蛇绕到她的后脑来，用嘶哑的嗓音说。

米米朵拉闭上眼睛，紧紧咬着自己的嘴唇。

“有个性的小东西！”绿蟒蛇把米米朵拉上下缠了三圈，她连呼吸都呼不出，绿蟒蛇热乎乎的嘴几乎贴着她的脸，“这肉真鲜嫩，今天可以好好饱餐一顿！可怜可怜，为何而来？可惜太小了，只能吃一口，填我的牙缝。”

“妈妈，你在哪里？快来救我！”米米朵拉叫了起来。

绿蟒蛇哈哈大笑：“叫妈妈的孩子，还在吃奶水吧？”它把她缠得更紧了，她快窒息了。母亲不在这儿，得靠自己。

于是她把心里的感受说出来：“你这么大，我这么小，你明显在欺负我，你居然跟我这样一个小女孩一般见识，有本事的，你去缠去吃比你大个的恐龙。恐龙比你大几亿万年，你根本就见不了它。本来我来这儿的

目的，是个大秘密，不过你想知道，我也可以讲，以此考验你是不是一个守信用的蛇，但你必须保守我的秘密。”

绿蟒蛇一听，居然松开了一点，逗趣地说：“小东西说话真好玩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会保守你的秘密。”

“这秘密当然跟我妈妈有关，只能讲到此了，你能猜就猜。”

“我喜欢猜，我会猜到，但是我不告诉你，这个秘密将更是秘密，当我吃了你后。哈哈，你发抖了，害怕了吧，我会趁你没注意，一口吞了你的。”

“连你的笑声都不公平，我真的很害怕。嘿，你笑一个害怕你的小孩子！也不觉得可耻，你该给自己一个耳光，只是为了打醒你。”

绿蟒蛇停了笑声：“没见过你这种人类！既然恐惧，就赶快回去。”这时几只黑鹰从深崖飞出，尖叫着朝他们冲来，盘旋在他们头顶，这些鹰都生着人脸，尖嘴锋利如刀，她看了，非常恐惧，急忙垂下眼。

“不回去也没用，鹰会吃了你，即便你能逃脱，它们也会把你来了的消息远播，你终会被抓住，必死无疑。”绿蟒蛇把米米朵拉缠得更紧了，她无法呼吸，竭力挣扎，虚弱地说：

“你这种专挑小蚂蚁欺负的东西。告诉你吧，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不回去，绝不——”她说不出话来，昏了过去。

“小蚂蚁，再见。”绿蟒蛇居然松开她，滑走不见。米米朵拉掉在石柱中间，四周重新陷入阴暗之中，盘旋在头顶的黑鹰朝她扑来，可是看不到，扑了几次，便振翅飞远了。

她躺在原地，一动不动，过了好一阵子才醒过来，我死了吗？她手触到石柱，绿蟒蛇呢？不在，放了我，它叫我什么来着，小蚂蚁，这一分心，身体倾斜，整个身体往下坠落，她本能地往上一跃，想去抱住桥。结果抱不着，相反坠落得更快了，她不由得发出一声惨叫：“妈妈！”

不知往下坠落了多久，可能两分钟，可能十分钟，也可能更长久，反正米米朵拉重重地落在一个柔软的东西上。

她喉咙里涌着口水，动了动嘴唇，伸伸腿，又抬抬手，感觉手脚都在身体上，没有断掉，伸手一摸身下软软的东西，想抓住，那东西马上闪开了。她没敢睁眼，摸摸周围，有石头，有软软的泥土，居然不是岩浆，也不是尖利的冰峰。

这么说我仍然活着。她赶快睁开眼，这儿不是太黑，是一片崎岖不平的山谷，四周全是怪吓人的山崖。没有树，没有动物，头顶灰蒙蒙，高无边，四下静得出奇，她的心急促地跳，还有一种伴奏，咚咚咚。

莫非我有两颗心或是我的心会演奏单调的音乐？不对，这弱弱的咚咚声不是发自她的身体，而是来自她的左边，她望过去，有一只鸟站在一块峭石上，两只眼睛亮亮地看着她。

选摘自《米米朵拉》

精彩插画欣赏



《外婆变成了老娃娃》适读年龄：3岁以上。
当从小疼爱照顾你的外婆老了，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为你做好吃的了，你会怎么办？当外婆渐渐将许多事情遗忘，变得像幼童一样脆弱任性，你该怎么办？你会像当初她耐心照顾你那样照顾她吗？你还会像当初她疼爱你一样关心她、爱护她吗？儿童文学作家殷健灵在基于自身经历创作的新书《外婆变成了老娃娃》给出了答案。

